

【小思專訪】

小思：「我不是作家」

賴宇曼

樹仁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二年級學生。
人如其名，「曼」條斯理，想慢慢細味生命路上的點滴。
不能失去書櫃、音樂、焗爐、電腦、相機、繪圖板和貓兒。

「訪問時，最重要是望著對方的眼睛。」小思老師教導我們這個訪問技巧。我在她的眼睛裡，看到了她對文學的執著、對教育的熱誠、對香港教育政策的不憤。



小思接受訪問時影。

研究香港文學 「報紙，是香港文學的重鎮」

「1973年，我在日本京都做研究員，發現日本人很珍惜自己國家的文化歷史，他們甚至連中國史都研究入微，令我感到震驚，最近去日本，還發現他們爲了研究香港的黃大仙

【小思專訪】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簽，特意到香港兩年，出了一本很厚的書。」小思回憶說：「那年回港後，我參加了港大歷史系的校外課程，那時還沒有人研究香港歷史，而他們就想建構香港的歷史面貌，但當中只有歷史、經濟而沒有文學，這令我得到很大的啓示：沒有就要去找。」

就這樣，小思老師便開始了看舊報紙的旅程。

她說：「報紙，是香港文學的重鎮，研究香港文學，要有報紙掌握在手。」

小思老師爲了進入港大圖書館，於是修讀它的碩士課程，教書的工作也由藍田轉往香港仔，後來更放棄了中學的高薪，到港大做助教。她說：「那時甚麼概念也沒有，一開始便看報紙、看微縮膠片，累積了幾十年的經驗，真是『每有發現，驚喜十足』。」

從老師眼中，彷彿看見「發現」那一刻的喜悅。

可是，小思老師也付出了代價，她的眼睛，被微膠片機的強光弄壞了。

小思老師爲香港文學，付出了很多時間和精力。她說：「做這些資料搜集要花時間才有收穫，因爲這世界沒有僥倖，在街上僥倖發現一本很精彩的書，都要腳步走得快才碰到這些事，所以必須要精力和時間。」

小思老師從日本學了一套處理資料的手法，就是寫卡片。「那時沒有電腦，而且影印很貴，資料要用人手抄。分類時，每個活動用一張卡片，每個人物也用一張卡片，最後發覺香港有四百多位文人來過香港。於是便由第一天的一無所知，到朦朦朧朧，最後重要的材料都突顯出來了。」

「你怕這項工作會青黃不接嗎？」我們問。

小思老師回應道：「也有個別年輕人繼續這工作，他們各自做自己有興趣的範疇，例如陳智德，他就負責詩，也有學生研究五十年代左派的文藝活動。不過始終人丁單薄，因爲香港文學行頭窄，沒有人開香港文學課，不似中國現代文學般有前景。」

愛書

「書的生命是與人溝通」

對於二十多年前錯失了的藏書機會，小思老師的眼光也有點失落。

「二十多年前我還在中學任教，那時大陸剛開放，我有機會訪問一些老作家，可惜錯過了他們送書給我的機會。」因爲她覺得這些書不能個人佔有，不似現在有個公眾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小思：「我不是作家」 □ 賴宇曼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地方可以擺放。她解釋：「個人佔有、移民、搬屋也造成書籍的散失；有些收藏家，他們喜歡把書收起，滿足個人虛榮，有時拿出來沾沾自喜，令人心癢，我就是深受其苦，所以就把書捐出來，把所有檔案掃描上網。」

小思老師的四萬幾本藏書，香港文學類全部已捐給中大圖書館，現代文學類也捐了大部分，她說：「書的生命是與人溝通，而不是自己收起。」所以，小思老師想做一個三、四十年代的舊書展，希望可以吸引收藏者把書拿出來。

小思老師由小到大都喜歡書，看書已成了生命的一部分。「我前天在深圳逛了八小時買書，朋友說我捐了又再買，是不是瘋了？我覺得有人喜歡首飾，有人喜歡時裝，沒有說買夠的，愈買得多就愈想買！」

不過小思老師表示現在不教書、不用搞現代文學，買書時會留意香港文學和其他類別，現在又有興趣搞些古靈精怪的玩意。

「我現在上癮看建築，又跟人去看建築實物，因為人是寄在建築物裡。」

提到她曾在《明報》專欄表示自己已有收集食肆牙籤套的習慣，她說：「別人說我是戀物狂，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愛好，慢慢還會培養成專家。」

寫作

「我不是作家」

問及小思老師除了寫專欄外，還有否寫作，她答道：「其實我不想寫東西，只是教學生游水，自己也要懂得游，只有下水才能明白學生創作過程中會遇到的困難，於是就寫起來，我不是作家。」她又補充：「我沒有創作，我寫的不是文學，只是自己的感想。」

小思老師這個筆名又從何而來呢？她娓娓道來：「初中時投稿，那時人人都會用一個艱深、別人不懂的字，我就用了「夏颺」，意即夏日的微風，後來報館打電話來說沒有「颺」這字粒，這樣就變成小思了，也代表很細、很微小的思想。」而小思的另一個筆名——明川，就只用於《豐子愷漫畫小譯》，她解釋：「我希望自己介紹豐子愷漫畫時，如光亮的河流，貫徹在人生之中。」

小思老師跟我們分享了一個有趣經驗：

「記得有次去參加一間曾教過的中學安排的讀書報告會，人人都把我的《承教小

【小思專訪】

記》讀到飛起，我就不信人人都喜歡自己的作品，於是我問：「有沒有人夠膽站起來說不喜歡我的作品？」幸好有個女學生站起來說我寫的東西很悶、又與自己無關，那次真的要謝謝她，否則也不知如何下台。」

小思老師總結這次經驗，是一個成年人與年輕人的對話，是作者與讀者間的碰撞，是互有得益的發展過程。

小思老師不是作家，那麼她喜歡哪個作家呢？

「我喜歡豐子愷，但不想個人喜好掣肘學生、剝削他們的眼界，所以每當上課說到豐子愷，我都要抑壓住自己。」

「我們應該怎樣尋找适合自己看的作家？」

「每個作家都有其特色，如果想看書，可以找老師推介，不過我們應該廣泛地閱讀，要多看，看完不喜歡並不代表永遠都不喜歡，以前我很怕看魯迅，覺得他很冰冷，但1989年後，我很欣賞他的作品，而且還帶淚去看。所以，如果以後也不看一個作家，便會有所損失。」

教育

「我引以為榮的是人們叫我老師」

小思老師既然不是作家，她又覺得自己的身份是甚麼？

「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老師、教師，在大學裡我不喜歡別人叫我教授，教授是一個職位，而老師是一個身份，要面對與學生的關係。」小思老師用堅定的眼神答道：「終其一生，我引以為榮的是人們叫我老師。」

為何會選擇做老師，小思老師憶述：「在小學五年級的日記，我已經寫喜歡教書，因為我喜歡說話，也喜歡別人聽我說話，小時候已被老師選去參加演講比賽。」



本文作者與小思老師（左）。

小思：「我不是作家」 □ 賴宇曼

最重要的是由小到大都遇到很多好老師，老師如果及身而止是很可惜的事，所以我希望薪火相傳，傳到下一代。」

她繼續說：「從事教育，雖然不是即時見效，但仍覺得把時間精神投放下是值得的，也很有成功感。」

「有沒有令你驕傲的學生？」我們問。

「每個學生都有令我驕傲的地方，令我驕傲的學生，是能在自己的生命、行業裡做好本分，就算一個女性在家庭裡做好本分，已經值得做老師的驕傲。而且，學生做得好不是一個人的力量，一個人的成就不是單靠一個人的力量。」

問到與學生相處之道，小思老師很簡單地道出三個要訣：「理解、包容、愛護。」她又笑著說：「所以壞的學生喜歡我，好的學生就不會喜歡我，因為他們不用我關心。」

小思會是很惡的老師嗎？她坦白承認：「惡！惡到不得了！但後來已變了。以前的舊學生見我與新學生相處都不憤氣，都說我對新的學生好。其實因為世界在變，我也要適應時代。所以在大學裡我都只教選修科，上課時沒有人敢電話響，這是尊重其他同學，我也尊重學生，課堂上的大家互相尊重，再尊重課堂。我的課也沒有人遲到，在中大的最後一課，學生都仍做到，這令我感動。」

從事教育四十多年，小思老師表示從來沒有壓力。

「我試過在一間職業先修學校，最高峰時同一學期教十班國文，學生們對文科不重視，但我只會想辦法做到最好，令學生有興趣。強調壓力只會令自己辛苦，受挫折、被人罵後，最重要是解決問題，而非乾坐著。我一上課就會很興奮，不會苦口苦面，不會把自己的苦惱帶入課室，要善於化解壓力。」

我們說：「不過現在很多老師都要面對沉重壓力。」

小思老師諷刺地回應：「現在教書愈認真，就愈死得快，即使盡力都做得不好。」

「是否教育制度未能配合老師？」

「現在的教育制度、社會氣氛、尊師重道都有問題，教改令老師需要做很多無謂的文書工作，而非面對學生。教育應該從根基做起，現今的教改，政府非層壓式地增加老師的負荷，而是多方面壓迫教育工作者。有些學校也沒有長久的教育理念，以為老師勤力就是好事，令老師沒有空間。以前，我教中學時總爭取飲下午茶，無論與同事抑或同學，這個空間很重要！」

【小思專訪】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小思老師續說：「現今社會風氣也令學生不尊師重道，有甚麼問題都與老師有關，又有單親家庭等環境因素，令老師既是教師、又是家長、也是社工。現在教書愈來愈難了，聽很多我以前的學生說，他們要很多時間接觸學生，要打好信任基礎，浪費很多時間。」

小思老師覺得這種風氣沒得解決，她帶著無奈的眼神說：「我跟一些資深中學老師開座談會，他們說早上六時出門口，到晚上十一時才回家，早走反而被人指懶惰，我還有甚麼可以幫他們？我現在都不演講了，因為說風涼話太易。教改，沒有經過詳細考慮，老師的負荷重了很多，但付出的精力時間，並非投放在教育上。」

她又認為老師們應該有所表態：「老師們沒有表達過、反抗過，只會接受。不是要老師去強硬示威，雖然政府的諮詢是純粹諮詢，但也應有一堆人起來提意見書。」

「你覺得現在的中文教育如何？」

「現在的中文教育退步了，叫學生不用背，說背書會蠢、辛苦，我中學時已背《四書》，現在中國的初、高中生也有必背的古詩詞課程。背書對我們廣東人有好處，背了的文字對寫作很有用。」

「香港的教育是往後走嗎？」

「又不可這樣說，因為我們的科技都在向前走，學生要兼顧的東西太多，分散注意力的東西也比較多，我只是希望他們在文科繼續有堅持。讀理科、工商管理是世界的大趨勢，這是為了生存，但我相信每個人都有短時期喜歡文學。學文學，行有餘力，養成習慣，在平日抽空閱讀，找老師問問，堅持下去便會愈來愈喜歡。」

小思老師於〇三年放下教鞭，還記得電視節目《情常在》裡，螢幕上的她，淚水從眼中緩緩淌下。今天，她過著退休生活，說現在都忙著去玩、去旅行，她最常去的是日本和中國大陸，又或者做與本行無關的事。面前的她眼帶微笑，願她生活永遠愉快。☞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